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四 古蹟

梁簡文帝招真館碑序

夫東瀛淥水三變成田西岳靈桃千年未了尚以星起牽牛部首迢遰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玄之又玄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

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置其守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灑雖日門採藥之地楚望懷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喻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峗自然不度勾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岡陵之畫魏后冰城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弘真即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岫栖遁十有餘載夜

忽夢見聖祖云峰下之地面勢閒寂宜立館宇可以卜
居裕師潘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髮短云從
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
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峯下之地即以為治故號招真高
臺迥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
芳桂豈俟閒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
命之府有類玲瓏朱陵赤石之觀同符弘敞遠望仲雍
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壠蒼茫蘚尋千仞之木氣

叶星昬華飛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絲花卷舒蹊逕
陽桃候棗榮落巖崖樹息金烏簷依銀鳥鳳將九子應
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
夕陽叙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于高牖鳴
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為之境周
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算歸轂轡無已魏姬宴罷留
駕不還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畤北鐘之稻明月
蛟龍之騎驅之使鬬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齊

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

古函谷關銘序 唐獨孤及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賂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朿崖奔嶺蹙谷扼溪鬬崇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閫域鎖天府於戸牖外扼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内擁六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周一作原鹿駭戰國蝟起

嬴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國洎（一作及）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畧斬白帝繫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一作於）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粤若詢事國牒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為錫羨開國如此其成耶猶憶當年太歲在

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桑餘空山漢遺_{一作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眯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

過張祐丹陽故居序 顧萱

萱與故張處士祐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為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阻謝二紀于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蓽門處焉處士有

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問之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其女尚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黄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裙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横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惟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為穆生設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關好事者

三高亭序　宋范成大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為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為甫里先生三君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膺智望蕭然臞儒使有為于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脱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吴江之邑人獨私得奉蒸嘗以誇于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為陋將改作于是

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絕勝乃築堂于其上告遷其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為之詞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濵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偲偲過半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流連卒悔于後者亦將有感于斯堂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

君蟬蜕溷濁得全于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進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具何足以知之

八詠樓詩紀序 明宋濂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刑清獄簡號稱無事既刱樓名之曰玄暢復為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為永明之體實

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為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舂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玄書充溢乎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為一編鍥諸文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傍搜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麗及於樓者靡有所遺瀌颀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

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得於今也豈解佩祓禊果有慕君戀闕之意與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俗歟溓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發為禮義之邦士君子世惇書詩心存忠信往往易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為民上者歟古所謂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黨之為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

跡也此無他誠以葩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與浮文艷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絶句若干首分為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峯名道可字其南峯其號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為好古之士今主領寶聚觀事觀與樓萮聯峙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周鈴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五 以下贈送類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唐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劒

薄游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于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逹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栁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烟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渌水于遥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半生酣暢未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于古人也揚袂遠别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

風鱠鯉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

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虚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咲以節鉞

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鱠生人於哮虎呼吸江
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劒揮駐日
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
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絶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
退如山立進若電逝將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
陸血於原野一掃兇醜洗清全吳所謂萬里長城橫斷
楚塞不絶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蚰勢盤地蹙不可圖也

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汎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

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溪春風不知從來

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令扁舟而行㕫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送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前長水裴少府歸海陵序　梁肅

秋風木落臨水一望而遠客之思多矣而裴侯復告予將歸故國傷懐贈別之詩于是乎作也夫道勝則遇物而適文勝則緣情而美裴侯温粹在中英華發外既乘

興而至亦虛舟而還與夫泣窮途詠式微者不同日矣若悲秋送遠之際宋玉之所以流歎也况吾儕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元結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舂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满天下知已在朝廷

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令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窣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令

得雲陽一峯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繞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竒怪陽華之殊異漶泉之勝絶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説之松竹滿庭木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濵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

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
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
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澤及於叟也如是之
多叟在舂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
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生
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
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
耿容州歡於叟者及見容州為叟謝主人聾幕府野次

久矣正宜汝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汝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任華

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志則僕與宗衮二年之間㑹而離離而㑹經途所亘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㑹于京師是時僕如桂林衮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㑹于桂林居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崖返豈止三萬里乎人生幾何而倏聚忽散遼敻若此抑知已難遇亦

復何辭歲十有一月二三子出餞于埜霜天如掃低向朱崖加以灾山萬重平地卓立黒是鐵色鋭如筆鋒復有陽江桂江畧軍城而南走噴入滄海横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山水既爾人亦其然衮乎對此與我分手忘我尚可豈得忘此山水哉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任華

平西原之歲隴西李審自湘東來才甚清氣甚和節甚奇心甚髙僕是以恨相知晚也秋九月又言歸於湘東

衆君子出餞於北郭碧峰巉巉出於柏梢有如虎牙夾天而立加以白日欲落掛在巖半横照灘水月帶微明一作一帶微月操袂于茲揮袂于茲恨無昆山片玉以相贈贈桂林之一枝審再拜曰幸甚

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余始與馬生相遇於南徐州皆以刋校冗員涵泳文誼生以既不得調迺反初服與計偕余放浪江湖間因爲東諸侯辟名旋忝朝命與漢廷臣並行於西垣南宫中

時生窮閻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敝詩思不詘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豪遊曠貴者傲如也先皇帝不以僕不肖使操刈楚之柄輒以得士自賀豈惟竊不遺不偷之目而已耶令茲出青門結黄綬筮仕賦禄於東南之奥區且曰外兄州尊理行充茂所以利攸往而不薄於中都官誠有由也然則郡齋言詩幕廷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清和之月草木條暢京邑氣正在陽則舒方宜會合坐嘆離索追

計舊故向三十年湖塘里巷疑在前日各有班鬢惛茲離襟又何可言也爲予敬謝中丞君乃者南康永嘉廬江晉陵已爲二千石表率當今明天子守臣之寄爲仁由已固又與前四郡不侔賦政之暇知君自熟豈敢爲曹丘耶但交賀而已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六

送幽州李端公序 唐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

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
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
不可以將服級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
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
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
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
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
上言元年之言始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

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楊支使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甞聞當今藩翰之賔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甞至宣州而

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
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兹土也有問湖南之賔客
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
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
南之賔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
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
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
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

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

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屛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賔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虜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

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

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

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許郢州序 韓愈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

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

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

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送殷員外序 韓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

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别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愈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粮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

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
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
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
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
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令君所請田
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曰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
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設施也君又何

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强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

卭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

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强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

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

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内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兹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

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

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

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何堅序　韓愈

何於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

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黄霸為頴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

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

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数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将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

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茍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致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

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齊皥下第序 韓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

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譽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遠與疎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出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内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

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

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葢其

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

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

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

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

凡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

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

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闕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埶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

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區册序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音歐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音空然而喜矣況如斯人

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廖道士序　韓愈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

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

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

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

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説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蠢蠢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宫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

不脱馬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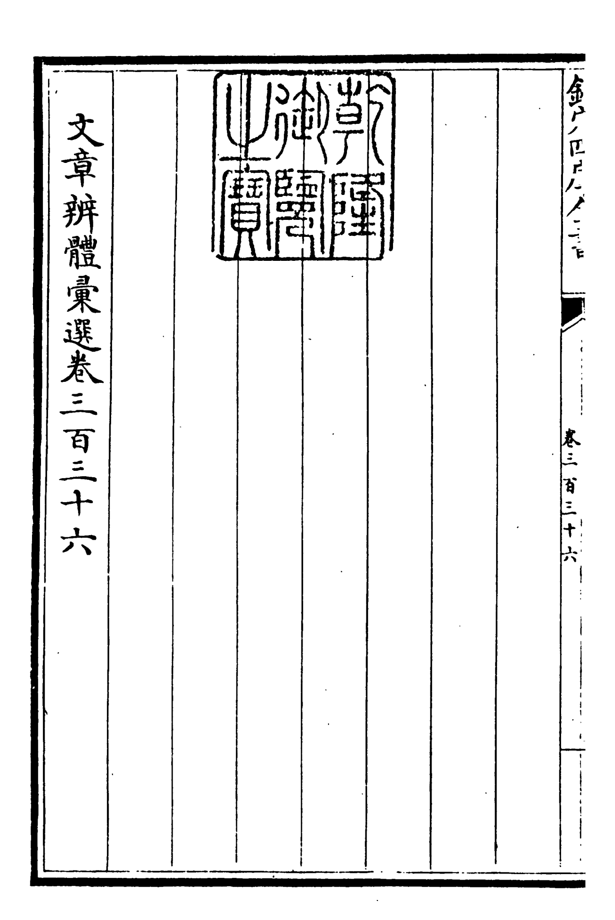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决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贈張童子序　韓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

知其大說縣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為困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焉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縣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

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伍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周　鈴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七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唐 柳宗元

詆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卬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

單侯於鉼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於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挂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勍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胥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胥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玆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

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
懽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讐於丈其往也獨故
凡羡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
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覬凡君子之志欲其優
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
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宗元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説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

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説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令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盖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説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决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説讀為

哉

送李渭赴京師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

遊燕魏趙代之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令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澥序 柳宗元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

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頡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樸有餘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弟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

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柳宗元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弟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

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覬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窮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

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又叙之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

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

弱無懐詐暴憯其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説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柳宗元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

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慱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

道觀九疑下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黄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婁圖南秀才游淮南將入道序 柳宗元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為白衣居無

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貨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呴嵛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適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

聞而愈疑往時覲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適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充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適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

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閒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

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詩人廖有方序 柳宗元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産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令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

廖生者邪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是亦世之所罕也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柳宗元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禄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

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温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茍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

是馬别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庠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令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

徒費禄食而無所荅下愧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令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巳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畜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茍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慊耶振吾宗者其

惟望乎爾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屠言訾余與浮屠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

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
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
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
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
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
以嗜浮屠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
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吾
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

吾之好與浮屠遊以此令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七